

陈老师住在淮海路法式公寓里。十七岁那年我在公寓弄堂口遇见她，她喊我：“梅子涵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”

我不好意思说，我是在这儿瞎逛八逛，就支支吾吾假装有很正经的事，然后匆匆对她说：“陈老师再会！”

那是小孩们都不再上学，老师也不上课的年月。所以我整天一本正经地瞎逛八逛，很认真地东兜西兜，忙得傻乎乎地开心。以后又继续很认真地过了五十多年。五十多年，在小说里读到的时间，也成了我们的时间，我的时间。

有一天，董师润打电话给我，说，他去看陈老师，正在陈老师家，问我要不要和陈老师说说话。我说，陈老师会记得我吗？她怎么能记得我呢？初二的时候她教过我们英文，十七岁的时候我在她家弄堂口支支吾吾和她说再会，如果记得我，那么这是小说记忆，还是散文记忆，还是一首诗呢？我对董师润说，好的！

“陈老师！”

“你是哪一位啊？”

“陈老师，我是梅子涵。”

“我耳朵不好，听不清楚，你可以声音响一点

與從無字句裏讀事

敬錄周恩來總理掛聯

己亥春，書於海上孫迪泉

书法 孙迪泉

编者按：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春风送暖，草木初醒，这个春天，我们或许还不能任性地去田野撒欢，但我们对春花的向往却有增无减，十日谈《春日花事》，我和春天依然有约。

情况越来越好，连续多天的零增长，很多地方实现了“清零”，随着形势好转，人们的活动半径也在一天一天的扩大，起初是室内室外，楼上楼下，最后是院内院外。就在昨天，我再次吃到了街口那家想念已久的灌汤包，咬上一口，肥美的汤汁溢满嘴角，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。所谓幸福，不过是吃想吃的美味，去见你想见的人，在春风十里的路上自由地呼吸。

街上的店铺渐次开门营业，点心铺、咖啡店、面包房里飘出了诱人的香气，理发店也开门迎客了，临街的橱窗里花花绿绿的衣服也挂了出来，是时候

阿顺最近常常被妈妈用藤鞭打。有时，妈妈挥鞭打他手心；有时，打他手臂。

打手心，他任由她打，一声不吭；但是，如果打的是他手臂，他出门时便刻意换上长袖衬衫以掩盖一道一道的鞭痕。

他唯一的希望是妈妈不要在公众场合里打他。毕竟，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在众目睽睽下被一个七旬老妖打，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爱嚼舌根的人不知道会口沫横飞地抖出多少子虚乌有的故事；更何况，阿顺在提早退休之前，曾经得过“模范教师奖”，倘若不巧被莘莘学子看到他被打的一幕，不知会散播出多少让人难以承受的流言蜚语。现在，人人都拥有手机这个“无形的武器”，只要有人随意一拍而挂上社交媒体，他在学府多年攒积的好名声，就会付诸东流了。一生一世为儿子着想的老妈妈，应该也不愿看到儿子落入如此狼狈的境地吧？所以嘛，阿顺在家里被打后，总会好

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我们三班旁边的这个二班同学的感情！他们班级陶小萍和王孝玲的女声二重唱，初中三年里总是我们那个优秀学校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歌声，陶小萍下课时穿过走廊独自哼唱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那么欢快，荡漾得连走廊边小林子里的鸟儿也都纷纷收声。

我准时到弄堂口，董师润在那儿等我。其他同学也都纷纷到达。

然后上楼，很体面的公寓楼梯，推开房门，他们都熟悉这个房间，这么多年里，他们总是如同回到母亲身边，唯有我是第一次。

董师润扶住陈老师，问陈老师：“陈老师，你看他是谁？”

陈老师背已经躬了，她抬头看着我分辨：“你是梅子涵吧？”

我抱住陈老师，喊着：“陈老师！”十七岁在弄堂口说再会，现在抱住的是九十七岁的她。五十多年的光阴竟可以这样早已离开却还在，没有梦的感觉！

坐在陈老师身边，握住她的手，她看着我问：“你以前头发那么多，现在怎么这么少了？都是动脑筋动的。”

“陈老师，你看文章的时候怎么知道是我写的？”

“我觉得叫这个名字的就是你。”

我对自己挑一件春装了，选那件开满鲜花的裙子，这一次我要把春天穿在身上。

有了人声，有了车行，这个城市正在慢慢地回复往日的繁华。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生活，忙碌而喧嚣，简单而平凡，它构成了我们的日常。因为这种平凡，我们对它熟视无睹，甚至会有一些厌烦，而如今我们发现烟火人家才是最温暖可亲的，简单与平凡，便是生活的真谛。经过这次疫情，也许每个人对幸福都会有一个重新的审视与定义。

不知不觉这个春天已过去一个多月，在刚过去的早春，我们错过了梅花，错过了玉兰，只能任由它们自开自落，花开无人赏，花也落寞，好在我们没有错过仲春。

声好气地对老妈妈说道：“妈，在家里，我任您打；出门在外，您可千万别打我啊！”奇怪的是，懵懵懂懂的老妈妈，却好像听懂了这话，每天早晨阿顺带她出门散步时，她总是一贯慈眉善目的样子；有时，碰到人，还会主动问好。大家都说，这个老太太，真是和气啊！

阿顺三岁丧父，亲友劝他母亲再婚，她死活不肯。她一心一意只想把阿顺抚养成人。

缺乏父亲的管教，阿顺上了小学后，常常躲懒旷课，惹是生非。她苦口婆心地劝他，他却当作耳边风。有一回，老师拔电诉他在学校种种冥顽不灵的行径，她终于动怒了。她像一头发疯的狮子，抡起藤鞭打他，用的是开天辟地的那种力道和劲道。之后，母亲指着父亲的遗照，泪

我看看窗外。窗外便是淮海路。窗外也是五十多年。我想把心里的起伏分一些到窗外去。可是起伏的心里无法移到任何别处。

陈老师招呼大家吃桌上的点心，她说，你们都吃啊！她还订了两个蛋糕等会儿直接让店家送到餐厅。

我把自己的一本精装版的书递到她的手里，她读过的那些文章都在里面。书上写着：“送给我亲近的陈老师”。想来想去，亲近是最适合陈老师的。她四二年进复旦大学，四七年毕业，几十年地教着一帮十几岁的小孩。浅浅的英语，每一天的笑容，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英语问好，到有的学生不喜欢学英语，她就送外国邮票给他激励，她不会没有过火气，但是她不把火气放进语气，放上脸，于是她便唯有温和。同学们说到她，都是一句话：“哦，陈老师好！”

我们班级的老丹，就给我们看过陈老师送给他的邮票，他是小街上一个理发师的儿子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坐在陈老师身边，为她兼菜，大家开开心心说话，陈老师轻声地说她自己的事给我听，她杰出的家族，她的名望浙江和京城的爷爷，还对我说，她的胃口一直都很好！

我对大家说，像陈老师这样健康和温和地活着，就是活成了一座碑！于是大家都举杯祝贺碑，陈老师说，我们吃蛋糕吧！她请大家吃蛋糕，大家都说，这两个蛋糕的钱也由我们来付，她说，不可以，这怎么可以！

最后，还是在弄堂口分的手，她对我说：“你一直在外面飞来飞去，要当心身体！”

我对她说：“我会常常来看你！”

我没有支支吾吾地对她说再会，因为我们这些她的学生，早就不在马路上瞎逛八逛了。

终究还是很像一首诗，而且是一支歌。荡起爱的双桨的一定不只是学生，首先还是老师。

春天分孟春、仲春与季春。其他三季也有早中晚之分，但都不像春天划分得这么郑重其事，这么隆重。因为春光最珍稀，人们珍视每一寸春光。三春当中，尤以仲春最妙，春光最为鼎盛。相比之下，早春略显青涩，春深了又难免颓废，唯有春正是一年最好的时光。这期间有一个节日叫做花朝节，就在农历的二月十二日。花朝节又叫花神节，是百花的生日，春江花朝秋月夜，古人常将花朝与月夕并置，是人间最美的良辰美景。到了仲春花事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尤其是春分时节，更是百花盛放，杏花、桃花、樱花、梨花、海棠，真是个姹紫嫣红开遍。所谓春色三分，二分在春半，此刻，花正好，月正圆，正应了那句诗，“车如流水，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。”

流满脸地对他

说：“没把你教好，我以后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啊！”

母兼父职的阿顺突然读懂了母亲的心。

这次刻骨铭心的鞭打，成了阿顺人生的分界线。从此，他没让母亲再次抡起藤鞭。

一直保持独身的他，计划退休后带身子硬朗的母亲去环游世界。

可是，母亲竟在73岁那年患上了失智症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阿顺提早退休，竟日陪伴她。失智后的母亲变成了一个老小孩，他找了许多儿童的戏陪她玩，让她为画册上色、让她堆砌彩色积木，但母亲却兴味索然。病况日益恶化，阿顺最担心的是，母亲有一天会认不得他，使原本心连心的两个人在同

自新冠病毒暴发以来，居家隔离就成了必然。这期间，朋友圈真是杂乱无章，惶恐、无措、绝望、逆行、奉献、感动、祈求、骂街、造假、谣言……各种形态不一而足，总是让你坐在过山车上，或是漂泊在惊涛骇浪里。

大灾大难面前，做一条逆行的鱼最好。做不了逆行的鱼，在居家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特殊时期，那就在家好好待着吧，哪怕研究一下日常菜谱，那也是百年不遇的事儿。

此时，为什么不静下心来，好好读读书，好好反思一下？于是，我想起杨绛的散文《窗帘》：“隔绝，不是断绝。窗帘并不堵没窗户，只是彼此间增加些距离——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。窗帘并不盖没窗户，只隐约遮掩——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！”读毕，不觉掩卷沉思，颇觉意义深远。

当下，还是先说新冠病毒吧。新冠病毒与大庆人过不去，无疑是输入性感染病例惹的祸。但令人反思的是，一位从武汉回来的人，当家人驾车接她时，她就提示家人做好防护，而当她确诊之后，她的家人竟然无恙。与其相反，有人返回故里，不仅隐瞒旅游史，还四处游走，大吃大喝，结果可想而知——他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大都被感染了，大都住进了医院，甚至丢掉了宝贵的生命。

我想，这就是挂与不挂窗帘的区别。

在社会上行走六十年，常常遇上这样的人：你读书吧，他会说，读书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啊？你加班吧，他会说，你就想在领导面前表现吧？你给自己设定目标吧，他会说，你现实一点吧，你不看看你那德行。你说为国家做贡献，他会说，你就唱高调吧。

对满身负能量的人，不挂窗帘行吗？

在所谓利益面前，有人就会露出丑恶嘴脸：你做事明明是合法的，有益于社会的，有利于地域发展的，而他认为，你侵犯了他的权益，而后就四处乱串，上级机关，朋友相聚，大事小情，张口闭口，张冠李戴，颠倒黑白，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。

对搬弄是非的人，不挂窗帘行吗？

再说说亲朋好友的交往，也正是因为相互亲近，就忽略了一些应有的尊重，常常不考虑对方能否接受，一些不同观点和一些刺激性的表达，想说出口就说出口。因此，亲人之间常常闹别扭，甚至打得不可开交。

亲朋好友之间的矛盾，一般都是无心而为。那么，如果挂上一层窗纱呢，也许会增加一种美感，相互间便多了一份吸引。那样的话，感情会不会更加真挚？相处会不会更加和谐？思念会不会更加浓烈？

现在，我们回到新冠病毒上来。居家隔离，不就是给自己挂上窗帘吗？病毒是病毒，人群里也有病毒。给人挂上窗帘，小心保持距离，目的是防止不被伤害，也防止伤害别人。

小心相见，不是隔绝。小心是春风化雨，期待百花盛开；相见是为了和谐，共同沐浴春光！

屋檐下形同陌路。

有一天，当神情萎靡的母亲看到挂在门后那一根蒙尘的藤鞭时，浑浊的双眸突然亮了起来，对着阿顺，她大声喊道：“你，过来！”

她颤巍巍地抡起了藤鞭，打他；奇怪的是，她身子瘦削，力道却不小。

朋友看到他手臂的鞭痕，惊问：“你怎么让她打成这个样子呢？”

阿顺毫不介意地说：“只要她还认得我，知道我是她儿子，我什么苦都愿意承受。”

朋友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她还认得你呢？”

阿顺答道：“每次她打我，总说同一句话：‘没把你教好，我以后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啊！’别人活着是往前挪，她是往后走，走回了年轻的岁月。她为我挨了一生的苦，现在，我承受一点皮肉之痛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阿顺履行的，是另类孝道。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

王心如见